其前以五國共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慴此皆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三國朝聘胡氏緣尊王發微一譏之以不奔喪也然聘不繫日無以辨其久近則與蟲牢不同故杜氏云冬者十月初王訃未至故傳皆善之是三傳皆無貶文矣但嗣君方在喪非行吉禮之時傳者習而不察耳聘禮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早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遭贈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正也其曰喪遭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非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子髡頑嗣是爲僖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師衆將卑稱師師少將尊稱將趙企明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于鄭郊要其服而已非志于伐喪也鄭成誘于楚終身不悟新君必將朝楚故急欲服之恐其羈楚不易返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爾公羊子曰諸侯莫之主有故反係之鄭是也然公羊子又言諱伐喪則春秋爲誰諱哉聖人示至公自尊親有不諱者矣諱魯乎胡子曰責鄭不能守然則宋力不能完彭城不還係之宋何也趴左氏者謂虎牢時屬晉故不係鄭然經無明文且晉得之不以係晉何也見其說之不通則以莊二十二年小穀例曰大都以名通則不係國然則戌虎牢書鄭又何也且左氏止曰城小穀爲管仲初未明言小穀爲齊邑也

崇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是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楚自敗鄢陵畏東諸侯力併吴會鍾離則又畏吴合東諸侯而乘其間故先威吴張其勢耳自是楚力分于吴終春秋不能專向中國矣鍾離之會爲之也盖晉楚吴㓜而立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雞澤之盟不殊單子晉悼之陋也然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禮安而分明矣曰諸侯之大夫者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如溴梁大夫盟不復言

諸侯也溴梁責大夫之專可也自榖梁子以爲大夫盟而後陳君舉以大夫專盟自晉悼始而後孫明復以諸侯旣盟而陳袁僑可無再盟夫踐土繼齊伯未久陳穆從楚者七年耳如會不再盟者可也雞澤之陳自宣公六年晉楚交爭迄令垂三十四年背華矣謂其成可不盟何以安攜貳哉晉之謀國者或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不復有事于陳矣或曰有陳非吾事必無之而後可其棄陳久矣悼鋭然納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姒姓杞女襄公母成公妾也成十四年乃娶婦姜會沙隨之歲在十六年而公始生謂姒氏乃婦姜之媵何所不可謂如孟任然亦何不可而必雞澤非長君不能修禮遂以襄爲宣公之子哉左氏云不殯

于廟無櫬不虞云啖子曰若如所言即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但謚曰定姒故知乖誤彼既言不成喪即不必更要此語王臬云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高抑崇曰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令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廬陵李廉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子國鄭卿穆公子子産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于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元凱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左氏傳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善道吳地今鳳陽府盱眙縣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吳

先在善道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黄震氏曰楚忿陳之復歸于晉也咎令尹子辛之貪故殺之左氏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伯是故晉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事亦不悉書

冬戍陳

伯令也左氏曰冬諸侯戍陳趙伯循曰按經文無諸侯字奈何妄云諸侯乎公羊云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縱離至不得列序但云諸侯戍陳于理何傷若諸侯戍之如此爲文即魯自戍之而將卑師少如何爲文乎又若諸侯書戍之則兵力盛矣何得下文更爲會以救之按僖十三年冬諸侯會于鹹明年城緣陵云諸侯此無諸侯字魯自戍之耳義亦昭然陳君舉曰

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六年戍鄭之類晉悼公之戍陳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公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强而晉亦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子囊莊王子時為令尹伐陳以其從晉也既戍而又

救之書戍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子宿嗣是爲武子高抑崇曰季氏之强萌于僖公大于成公熾于襄昭極于定哀

六年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子匄嗣是爲孝公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左氏曰自是杞不復事魯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莒鄫五年秋同會于戚六年夏莒人乃遂滅鄫悼方繼伯寧有置而不問者乎所謂立其甥以涖祭祀者滅之道是矣以爲實滅而病悼公者非也趙伯循曰此盖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爲若令實滅之不合如此

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鄫
又何如不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
見于經則鄫之滅可再見亦何足怪若鄫實取外甥
爲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
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
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遽然取于異姓爲後乎按其
事情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
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絶祀故

須書滅耳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遂誤爲傳耳令故裁取使與經合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父喪未期非有兵革無避之事而亟使伯國宿世卿欲結外援耳左氏見滅鄫之後宿遂如晉曰晉以鄫故來討若鄫寔滅也晉寧有舍莒而責魯之理哉故謂滅鄫者滅之道而非實滅是矣

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隳費此一費之始終也

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云報子叔之聘趙伯循曰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然春秋內魯事關邦交者無不書不必卿行如叔還叔弓皆大夫也則趙氏亦失寔矣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季孫宿聘尋孫良夫盟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鄭地會謀陳也于是楚以首冬圍陳踰月乃始會諸侯不及于救故不書救于是晉終失陳無以宗諸

其非也趙伯循又曰二十五年吳子遏卒同此或欲因地以見弑此與吳子門巢而卒何異而又生境内不地之文小寢臺下豈亦書境外乎趙企明言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矣

陳侯逃歸

逃義曰逃胡氏義備矣汪仲裕曰春秋于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燮莊公子蔡司馬國卿也子産所謂無文德而有武

功禍莫大焉者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今懐慶府東漢河内平臯地左氏傳曰會于邢

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陳氏傳曰此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
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
與諸侯序矣于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鄙田王氏曰莒子之强鄙國之弱而盟主之無
威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公之辱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左氏誤謂此為鄭服啖叔佐曰傳所載者自
是晉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傳
以舊史不載同盟之詞遂誤以二國盟辭當之此說
得矣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水名令徐州沛縣東北界古偪陽國地與楚界杜
云楚地非也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于楚界示楚以
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
擄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
掎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
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後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

越人季明德曰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書曰盜殺于戌鄭虎牢之上而戌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之文則晉使人掩殺之矣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有罪見殺之辭也與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同程正叔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張主一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故騑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

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

晉人委鄭虎牢則楚鄭合騑發輒知險之在也且秦晉將合則虎牢益要騑發輒又殺則主楚者無人鄭亦不復能爭虎牢于晉而諸侯遂得戍之矣趙伯循以經文似内辭云魯自戍義同五年按戍陳在公至自會後則不可以蒙會戚諸侯故知魯事耳戍虎牢則諸侯伐鄭未歸而蒙上文盜殺之文盜由諸侯所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始作之也作三軍者三分公室耳魯初止二軍詳見丘甲下胡子謂三軍非也疏家引詩公徒三萬為三軍則何以又作亦何必毀其私乘乎然曰季孫宿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魯合境不止三萬三千五百家則此三軍與禮三軍名同而寔異前此民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征伐則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為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

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吴悼之績也亦烏可少哉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許翰曰見楚力之盡于是也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此諸侯圍魯邑之始始此乎成二年齊伐北鄙圍龍

矣然不書書病晉也台今兖州府沂州古瑯琊費縣

魯東境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急後事曰遂鄆莒與國此治莒之黨也胡子以為專
行而書遂恐失經義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子遏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今濟寧州南六十里古任城亢父縣本近魯微國

公羊以為邿邑然經不書伐邿公羊誤也邿素服魯于

是取之為巳邑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子昭嗣是為康王

威望又異于父故諸侯以微者行而魯鄭有卿聖人亦據寔而書耳謂崔杼華閱北宮括傳之誤也說者不悟遂曰一役之中有予奪于是始見其例不通于他也乃曰伐秦而後凡大夫將皆從恒稱遭淵而後大夫會皆從其恒稱遂云向之會伯令不行于諸侯而大夫惰則亦求多于悼公而失寔也哉吳幼清謂其在向晉率諸侯大夫往會是晉有求于吳左氏以為吳謀楚疑所載事迹非寔然則崔杼華閱北宮括

謂非王意也云耳左氏謂官師從单靖公不應經矣

胡子曰禮卿往逆公監之不與天子之使士故弗書夫寔使之而曰不與其使即宰咺之類其失使人也又何書焉公羊子曰過我而書舍婚而過我非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劉夏逆后齊必討魯之輕已高抑崇以衛侯在齊戚會定衛齊憾其不與非也遇魯地于是公室三分公弱不足當敵故不成救也

且未盟之先厚若在會則晉人何以責邾莒通齊楚之使而經亦不書厚與會何哉溴梁今懷慶濟源縣古軹縣也是盟也一曰政在大夫一曰信在大夫此非其在之謂政與信伯之所以資也伯主怠挈而委諸其大夫之謂也文之翟泉首禍哉其後城杞盟宋皆以大夫主之權益分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為魯故也春秋執諸侯十有三執以歸始此人衆辭

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葢微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高抑崇曰魯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

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子華嗣是為悼公

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介西河秦晉之間呂相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令延綏葭鄜史記所謂西河圁洛之地晉文攘戎翟于此道出晉郊而遠來窺魯其亦失中國之防矣公羊謂不能朝書來者非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張主一曰石買之執有三失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伐齊林父之肆也

晉平主伯而不能討伯業可知矣傳言晉欒魴會伐

經不書非寔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子光嗣是為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怒不伐喪善辭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記崔杼殺高厚于灑藍兼其室曰從君于婚非也經以累上之辭書則非討罪矣高抑崇曰齊高厚嘗師師伐魯矣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而殺之以說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坐受與庶其叛兩明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書孫屬子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授時歷推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岌云

比月而食宜在誤條一行大衍同古法百七十三日

一交會然必以躔離朒朓推演加時本距交遠近考求食分以入氣盈縮入轉遲疾參伍而求合朔之正大抵陽盛雖會不食詳見隱三年先天推庚戌交分十四日三十六刻八二五六入食限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合諸侯張中國之勢以懾楚懼盈挾楚以入爾杜謂禁諸侯使不得受夫錮者鎔金凝物之名謂不使其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于是欒盈自楚適齊會沙隨復錮欒氏也齊莊陽與會而陰遂納盈失伯者之義不足以合諸侯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楚令尹莊王子子南也楚嘗殺鬬勃令尹也而不書寵臣多焉何必罪誅而亦豈足録哉謂黨貪人觀起疑左氏非經義矣經所録楚臣之殺必如得臣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齊陰納欒盈曲沃盈因率其甲以入晉盈入特與諸大夫求復其位未至叛君故不書叛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欒氏私邑詩所指揚之水椒聊杕杜皆以沃盛晉衰荅晉之腴壤疾之太甚盈至是始有叛心曲沃盡力欒氏而不知有晉也君沒利于權寵之臣并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以衛數伐齊十八年同圍齊者晉故也故先伐衛以嘗之于是乎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自澶淵盟垂四年耳去年又方會沙隨于是齊叛則晉伯衰諸侯貳矣晉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今衛輝淇縣西本古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是雍榆也地在衛東去晉遠然據外傳子服惠伯之言曰叔孫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授時推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杪今先天歴推甲子

交分得十三日八七分四五四四入食限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襲莒股傷而臣獲未得志也趙企明曰杼成君

之惡意在行其奸是巳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十分不入食限先天癸巳日外三刻巳八甲午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亳儀

亳儀本邢地衛滅邢遂為邑左氏傳曰會于亳儀將

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伐鄭以救齊也諸侯還救鄭

陳鍼宜咎出奔楚

異母弟杵臼嗣是為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將伐齊也于是齊人以弒君說于晉且加賂焉晉人重于得齊而輕舍弒君之賊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其日鄭有詞也往年會夷儀楚遂挾三國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令會夷儀慮楚復來也于是子展子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左氏以為獻公則衎也然剽列諸侯之會者凡七不惟衛人君之而已若寔衎也則可不書名以別于七會之衛侯哉于文衎位絶則當書復以別于未絶其入夷儀與鄭定入櫟何殊而一名一不名卒使人無辨于名寔哉既入夷儀則裁之書法後又不當書復歸是則剽入夷儀而非衎矣剽會重丘必甯喜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封克之子黨于崔氏者封反國而崔氏遂亡盧蒲嫳之閒封必于封使魯之時則晏嬰亦有相之者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奂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武翔子盾孫高抑崇曰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齊

桓晉文數十年之業一朝而壞之生民雖暫免于兵革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立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孫莘老曰喜殺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晉里克衛甯喜皆曰殺其大

凡與外盟不月而宋盟日晉不專盟自是始也自是
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用召陵之典會于申
晉十九年不與中國之事皆平公親致也趙武之偷
也昭定哀之春秋將終于吳越矣豹之再見前目後
凡三年雞澤豹亦再言謂始盟諸侯非也且云是惡
在是懲名而不責寔也已啖子曰再言豹恐涉佗臣
言葢近之杜氏言豹不倚順弱君之命辨小是以自
從故以違命貶則安國家利社稷者大夫不得專百

邱盟後書諸侯大夫溴梁下無繼事故直以大夫書
耳詎得如孫氏說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姜岌云一行交分入食限應食授時推加時在晝交
分初一日八百五十五分入食限今先天歷新法推
得交分七百八十七分三二入食限左氏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閏矣啖氏曰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
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

不書魯取州田晉今昌為使叔侯來治縱令魯取州田非取之于杞晉豈得治之治之亦豈得以杞田名哉疑來拜城而就盟以為久要耳

吳子使札來聘

此吳聘魯之始假魯致吳以離楚黨而魯自是始貳于楚矣葢自齊之盟盂之會諸侯以中國許楚而後椒之聘楚君書爵而稱使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許秦而後術之聘秦君稱爵而書使鍾離善道

嘗聞鐘譏孫林父矣乃自請觀樂乎餘祭也死夷眛也死而後及僚公羊譜其歷如此至三十一年屈狐庸聘晉趙武與言止曰闔戕戴吳天似啟季子則明年夷眛尚在所謂反至君之亦非寔也可謂奉王僚之命乎况王僚既立則雖季子欲焉而有不可得者加之闔閭之逆可乎哉以是為聖人貶季子恐不然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杜元凱曰卿共葬事禮過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云良駟之爭聞于諸侯久矣良霄汰侈嗜酒大夫皆惡之初襄十九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禆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與子羽記之于是伯有為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强使之黑因其醉以駟氏之甲伐之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又降婁則

譏不地降成君也趙子常曰不書葬降成君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相會葬非禮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

送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人者衆詞莒子虐衆亂而弑之非展輿也于是展輿